

《锦绣万花谷·别集》编刻考

王岚

缘起

《锦绣万花谷》，宋代类书，编者佚名，较为常见的是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共一百二十卷的本子，比如目前使用频率很高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其电子版。

《全宋诗》已经面世多年，目前《〈全宋诗〉补正》编纂整理工作正在持续进行。笔者在翻查辑佚档案之际，偶然见到几张出自钱锺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①的材料，其中多处引用到《锦绣万花谷·别集》一书。起初以为是帮助钱先生校补此书者将“前集”或者“后集”、“续集”误署，查核之下，方知以前对《锦绣万花谷》的认识存在着误区，实有必要澄清；而且明确了《全宋诗》当初辑佚所据《锦绣万花谷》乃《四库全书》本，以及只利用了其前集、后集、续集的宋诗资料而并未涉及别集的事实。另外也发现《〈宋诗纪事〉补正》虽然引用了《锦绣万花谷·别集》的部分材料，可谓慧眼独具，但是并未乘势挖掘充分利用。怅惋之余，遂萌发了对《锦绣万花谷·别集》进行彻底摸查的念头。几经考索，多有所得，兹撰此文以宣诸同好。

简论《锦绣万花谷》成书及其今存诸本

关于《锦绣万花谷》版本源流，日本立命馆大学芳村弘道教授所撰《本邦傳來の宋版〈錦繡萬花谷〉》一文^②，已对此详加考证，可以参看。本文仅就其成书与今存诸本简述如下。

最早著录《锦绣万花谷》一书的是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四：“《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序称淳熙十五年作，而不著名氏。”^③

其后诸明清目录书也有记载，见明范钦《天一阁书目》卷三^④、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五^⑤、清季振宜《延令宋版书目》^⑥、清沈德潜《抱经楼藏书志》卷四五^⑦、清瞿

^① 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

^② [日]芳村弘道《唐代の詩人と文献研究》，[日]中国艺文研究会，2007年，第五章，第616—649页。

^③ 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2页。

^④ 明范钦《天一阁书目》，清嘉庆十三年（1808）文选楼刻本。

^⑤ 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22页。

^⑥ 清季振宜《延令宋版书目》，又名《季沧苇书目》，光绪元年（1875）南海伍氏刻本。

^⑦ 清沈德潜《抱经楼藏书志》，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五》影印本，1990年，第506页。

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一七^①、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〇^②、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一^③，等等。

据芳村弘道先生考查，尚见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卷上、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徐燊《徐氏红雨楼书目》卷三、晁璘《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祁承㮓《澹生堂书目》卷一一；清钱曾《述古堂书目》、徐干学《传是楼宋元板书目》及《传是楼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〇等书著录。^④

今传《锦绣万花谷》诸本，卷前一般都保留了一篇编者自序，叙述其早年遭逢战乱，但性嗜读书，用心抄撮，至晚岁，“凡古人文集、佛老异书，至于百家传记、医技稗官、齐谐小说、荒录怪志，闻必求，求必览焉。久之浩浩如也，乃略有叙，又附之以唐人及国家诸公之诗。自九华之归，凡二百二十八门，析为四十卷^⑤。古今之事物，天下之可闻可见者，絜乎其有条矣。”“先是，乌江萧恭父、河南胡恪闻其大概，为余命名曰《锦绣万花谷》，今从其名。……他日子孙或能有书，亦足以见吾之艰难如此。淳熙十五年十月一日叙。”

从序中可知编者是一位嗜书如命的学人，积一生心血，凭一己之力，孜孜矻矻，坚持不懈，抄录了海量的图书原文资料，晚年时加以条分缕析，分门别类，方编排成此部类书。序文作于“淳熙十五年”，当公元 1188，则此书编成于南宋孝宗之世，距最早著录此书的《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1181—1262）^⑥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

芳村弘道先生据序文“余为童时，适当胡马蹂践之间”之语推测，编者当生于徽宗政和、宣和间（1111—1125），幼年经历过靖康之乱，到淳熙十五年（1188）作序时，年龄也该到七十了。^⑦

不过此篇自序未留名氏，故针对编者及成书，历来有不少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怀疑前三集是《西征记》的作者衢州卢襄（字赞元）的同里后人所编，因书中称理宗为“今上”，说明至理宗时坊刻已有内容添补，别集则为后人增辑。^⑧

杨守敬则认为全书皆成于“稍通文理”的书贾之手，淳熙年间仅成前集一编，经屡增

^①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同前《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影印本，第 247 页。

^②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同前《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影印本，第 640 页。

^③ 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台湾广文书局，1967 年，第三册，第 771 页。

^④ 《唐代之詩人と文獻研究》，第 619—621 页以及电子邮件。

^⑤ “凡二百二十八门，析为四十卷”，明秦汴刻本却作“编粗成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此据芳村弘道先生所录日本龙潭寺所藏金泽文库旧藏宋本保留的淳熙原序改，明徽藩崇古书院本同，见《唐代之詩人と文獻研究》第 642 页。

^⑥ 何广棧《陈振孙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附《陈振孙仕履年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第 186 页。

^⑦ 《唐代之詩人と文獻研究》，第 618、619 页。

^⑧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锦绣万花谷提要》，中华书局，1981 年，下册，第 1148 页。

屡续，至后集、续集、别集成书已到理宗端平，遂修改序文以牵合弥缝。^①

潘承弼判断此书编者并非《天一阁书目》著录的“宋衢人萧赞元”（“萧”当为“卢”之误），别集则成于明嘉靖间秦汴之手。^②

今芳村弘道先生已根据日本龙潭寺藏宋本所保留的淳熙原序，判明只有分为二百二十八门的四十卷本是《锦绣万花谷》的原编，加入后集、续集的三集本，还有合并别集的四集本，皆为其后书肆所增补、编刊。^③实为的论。

因该书编者至今阙如，这对至今尚在频繁利用此书资料的研究者与读者来说，不免深觉遗憾。不过“藏之名山，传于后世”，是所有著书立说者的宿愿，如今名虽不传而书传，八百多年前那位历经艰辛编纂此书的读书人，倘若与闻，定感快慰。

《锦绣万花谷》传本甚众，据诸藏书目录统计，仅宋刻本就有十七种，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公藏之本有四：

《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残本六十九卷；又续集四十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又续集四十卷；又别集三十卷，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此外，近年又有民间秘籍流出。2005年5月，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亮相的清末民初苏州顾鹤逸（麟士）过云楼藏宋刻《锦绣万花谷》，全书八十卷四十册，仅两卷为明版补配^④，乃天壤间仅存之孤本，令人瞩目。

据芳村弘道先生查考，上海博古斋1998年秋季拍卖会上还曾出现一册《锦绣万花谷》续集目录卷一至二一，系宋刊。另外，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亦收藏宋刻本续集卷一至四。^⑤

东瀛日本尚存留《锦绣万花谷》宋刻多种，惜皆残损。

据严绍璁先生调查所得有七种，涉及六处藏书单位：

静嘉堂文库藏前集残本二卷。静冈县万松山龙潭寺藏目录、前集残本四卷。以上两本为同一刊本，乃金泽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前集残本二卷。东洋文库藏目录、前集、后集残本九卷，又藏续集残本六卷。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前集、续集残本五卷。御茶之水图书馆藏续集残本三卷。^⑥

而芳村弘道先生查访结果是八个处所有收藏，计十种，区别在于：

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前集卷六及续集卷二三至二六，因行款各异，分属为两种；另外立命馆大学西园寺文库所藏续集卷一七至一九，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所藏前集卷

^① 《日本访书志》卷一一。

^② 潘承弼《影印〈锦绣万花谷〉序》，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92年，第1页。

^③ 《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42、644、645页。

^④ 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紫霓白雪，五色纷若——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中华书局，2005年，第89页。据芳村弘道先生考查，该本所缺2卷乃前集卷七、一四，据明秦汴本补配，见《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22页。

^⑤ 《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33、630页。

^⑥ 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类书类，中华书局，2007年，第1000页。

二七至三一，这两种均是以前不知道其存在的新发现的宋本。^①而且从卷首保留未经改窜的淳熙原序以及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本的异文比较等方面来判断，作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金泽文库本在目前所存诸宋本中当居于上位。^②

《锦绣万花谷》的元刻本，仅闻上海图书馆藏有别集残本一卷。但据芳村弘道先生判断，该本应该也是宋刻本，详后。

明代则出现了不少印本、刻本：

明弘治五年（1492）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双行小字印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弘治七年，华氏又有字体较大的另一铜活字印本。

嘉靖十四年（1535）徽藩崇古书院翻刻华氏会通馆印本前、后、续三集一百二十卷本。

明嘉靖十五年（1536）秦汴绣石书堂刻本，传今有两种，一仍是前、后、续三集一百二十卷本；另一则增添了别集三十卷，成一百五十卷本。

清代未有新的刻本，但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将《锦绣万花谷》前、后、续三集一百二十卷抄入，使之成为现在广为利用的通行之本。核其各集各卷类目，系出明嘉靖秦汴刻本。

1969年台湾新兴书局据明嘉靖秦汴刻本一百二十卷影印；1974年又予重印。

199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据所藏明嘉靖秦汴刻本一百五十卷影印，并编制《〈锦绣万花谷〉引书索引》附后。

纵观海内外所藏，《锦绣万花谷》现存宋刻本中当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六十九卷涉及前、后、别三集，范围为最广，其中前集存三十二卷，后集存三十六卷；而过云楼本所收前集、后集部分是最全的，有三十八卷前集、四十卷后集皆为宋刻，超过了前者。

另外，后世通行之本多为前集、后集、续集各四十卷，别集三十卷则流传不广。

关于《锦绣万花谷》众本源流，详见芳村弘道先生大作，兹不具，下文仅关注其中带有别集三十卷之本。此别集三十卷，它原不在淳熙成书的初编之内，那么这部分内容成于何人之手，是原编者后来续编的，还是宋时书坊所为，甚至是后世好事之人仿原书体例新加编纂？别集的刻本最早出现在何时？明刊本别集的编刊渊源究竟如何？这一连串的疑团，须待一节一节考证之后，其眉目才能逐渐清晰起来。

《锦绣万花谷·别集》传本考

《锦绣万花谷·别集》今传版本极为有限，但宋、元、明、清各代之本皆存：

^① 《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28页。

^② 同上书，第642—644页。

1、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现存最早的《锦绣万花谷·别集》版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著录的“宋刻本”。此本存“前集卷一至八，十一至十九，二十一至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十五至四十，后集卷二至三十七，别集卷二十四”，计六十九卷，四十四册。

检此书，第一、二册实为目录，前后有缺损，未见序文，卷首钤有“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第三册方入前集卷一正文，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细黑口，四周双边，书口中央仅题“谷一”及页次，有“文氏家藏”等印记。从第三十三册起入后集卷二正文，行款发生改变，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四周双边，间有左右双边者，书口中央题“谷后二”及页次。

第四十四册乃仅存的“别集卷二十四”，首题“锦绣万花谷别集卷之二十四”，乃大字，占两行，止于页十一，尾题同，亦占两行。此异于前集、后集所题。行款乃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同于后集而不同于前集；细黑口，左右双边，书口中间题“别廿四”及页码；“宫殿类”等类目前冠以花鱼尾。

此本从第一册至四十三册，都夹有一张图书馆工作人员检查、覆查的表格，上面简单记录卷页、行款、高广等并有签名，如第三册的夹纸载：“卷数，第一，贰拾柒叶，半叶十一行拾玖字，高陆寸贰分，广捌寸贰分。检查者爨汝僖，覆查者李文禔。共存肆拾三册。”第四十三册的夹纸亦记：“卷数，第三拾肆至三拾柒，肆拾壹叶，共存肆拾三册。”而唯独第四十四册卷前没有这种检查记录。另外前面每卷都钤盖的“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亦不见于第四十四册的“别集卷二十四”卷首。

查爨汝僖为北平图书馆采访部兼阅览部馆员，1930年曾参与点收梁启超饮冰室藏书；李文禔则著《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概况》等。故我们可以推知，此书最初入藏京师图书馆以及北平图书馆之际，原本只有四十三册，收有别集的第四十四册是后来并入的，大概是它的行款与收有后集的第三十三册至四十三册相同的缘故。

这样就有一个疑问产生，第四十四册“别集卷二十四”，是否与后集同版？是否与前集、后集一样，同为宋刻本？

另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①对该本的著录“宋刻本，四十四册，十一行十九字细黑口四周双边”，未注意区别后集、别集的行款已变为“十三行二十三字”，且后集是四周双边间有左右双边，别集则为左右双边。

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②对登录诸本一概不注行款，我们便检核《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③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①，它们对该本的著录稍详：“宋刻本，十

^①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24页。

^②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本，1994年。

^③ 天津图书馆编《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齐鲁书社，2003年，第1058页。

一行十九字细黑口四周双边，别集十三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但仍然忽略了行款变化实起自后集。

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

《锦绣万花谷·别集》的第二个宋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较为完好，三十卷仅缺卷二十四至二十六，存二十七卷。

此本总计十一册，每册书衣都贴有书签，题“旧刊锦绣万花谷”以及从“六十九册”至“八十册”的旧编册次。其中第一册《锦绣万花谷别集目录》未标册次；第二册标“六十九册”，下接第三册，径标“七十一册”，并无“七十册”字样，但实际内容连贯，中间没有残缺；“七十九册”缺，止于“八十册”。

卷首尾所题“锦绣万花谷别集目录”以及“锦绣万花谷别集卷之×”，皆为大字，占两行。行款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口中央题“别一”或“谷别三”等及页次。每一类别前均冠以花鱼尾，如卷一“天类”；或黑鱼尾，如卷二“电雹类”。卷一首页有“周暹”印记，则为周叔弼旧藏。

《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著录此本，谓“宋刻本，十三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存二十七卷，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同，却将“别集”误写作“续集”。

北京大学图书馆另藏有一《锦绣万花谷》续集四十卷残本，存卷二七至四十（卷四十末缺），有抄配，计十四卷，著录为“宋元间刻本”。有“木犀轩藏书”、“麟嘉馆印”、“木斋审定”等印记，乃李盛铎旧藏。

此续集本，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双边；书口中间题“谷续廿七”等字样及页次。其卷首尾所题“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之×”，皆只占一行；各卷类前并无花鱼尾等装饰。但是此书仅四册，后三册均保留书衣，其书签所题“旧刊锦绣万花谷，六十六册（六十七册、六十八册）”与北大所藏别集十一册相同，且所标册次正好可以相接，前一册所收“卷二十七至三十”当标“六十五册”；而别集未标册次的第一册当为“六十九册”，误标“六十九”册的第二册当为“七十册”，下与第三册“七十一册”正好接续。故可以判断，北大所藏的这两个本子原本是合为一部书的，乃同一人所收藏，其前面当有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以及续集卷一至二十六，中间当有别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共计六十五册内容缺失。

我们检阅《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惊奇地发现这两个本子原本正是合并著录的：

《锦绣万花谷》续集残本十四卷【四十卷（存二七至四十），宋□□辑，宋元间刻本】别集三

^① 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线装书局，2005年，第1058页。

十卷【（存卷一至二三、卷二七至三十），宋□□辑，宋刊本（卷一三尾缺半叶）】李 8274、李 198

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线口，四周双边。《续集》存卷二十七至四十，《别集》缺二十四、五、六三卷。刻印精美。贞、桓、恒缺笔。《别集》每卷前后标题皆作双行大字。^①

可见《锦绣万花谷》当初在李盛铎手中时，续集、别集是总作一书的，后归于北大图书馆收藏，当是馆员给李氏藏书编目时才将它们分开，作为两部书来登录。

据芳村弘道先生调查，在日本所藏宋本《锦绣万花谷》中，有五册皆系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从中国购得，分赠给各家收藏，且其书衣纸质颜色相同，书签多题作“旧刊锦绣万花谷”。其中东洋文库藏续集卷五至一〇，题“五十八册”。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前集卷二六，题“二十八册”；另一本续集卷二三至二六，题“六十□册”。御茶之水图书馆藏续集卷一四至一六，题“六十一册”。立命馆大学藏续集卷一七至一九，惜书衣破损。另外，上海博古斋拍卖的一册续集四十卷目录上，题签亦作“旧刊锦绣万花谷，五十五册”。^②

既然日藏五册确系从中国流入，故我们可以推测，今传诸册宋刻凡书签题为“旧刊锦绣万花谷”者原本总为一书，包括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四编，计八十册，后因某种变故，零落星散，分身为数。立命馆大学藏续集卷一七至一九，似为“六十二册”，而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续集卷二三至二六，当为“六十四册”。这样目前此书所存合计二十一册，其中日藏第二十八、五十八、六十一、六十二、六十四册，中国则有上海博古斋拍卖的第五十五册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六十五至七十八、八十册，其余五十九册则下落不明。

3、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

《锦绣万花谷·别集》有“元刻本”传世，仅藏上海图书馆。据《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著录，为“十三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同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本。该本仅存“卷二十五”1卷。芳村弘道先生2008年在沪访书，见到此本，认为版式、字样与北大所藏别集（存二十七卷）同，当是宋刻本。^③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又误将此本署作“续集三十卷”。

4、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

《锦绣万花谷》在明代有过数次重印、重刻，前面已经提到有华燧会通馆弘治五年（1492）以及七年铜活字印本，嘉靖十四年（1535）徽藩崇古书院刻本，十五年秦汴绣石书堂刻本。而其中带有别集的，唯独秦汴一本。

秦汴绣石书堂刻本传本甚众，但分为两种，一种是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

^① 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4页。

^② 《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25—628、633页。

^③ 芳村弘道先生2008年11月3日电子邮件，11月6日寄赠书影。

十卷本，较为常见。另一种又增添了别集三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有收藏。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日本有八家藏书单位亦有藏本，分别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大东急纪念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中国语学文学哲学研究室、广岛市立浅野图书馆以及大阪天满宫御文库等^①。

(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此乃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别集三十卷全本一百五十卷。首为淳熙十五年《锦绣万花谷序》，前缺半页，乃“乾隆甲寅（1794）冬月江州旧吏魏攀龙补书”，后为原刻，半页八行行十六字。

次为《考证》，半页十二行，齐头空二格，行十九字，文曰：“……近于坊间购得宋刻，与所叙同，独续集一帙与会通馆刻迥异，潦散逸不存，一时编校者之误也。余乃参互考订以去其重复，斟酌损益以一其出处，白文黑质以别其标题。阅一岁而梓始成。……余家尚有别集三十卷，缘抄白无征，姑有所俟而未敢。同志之士，幸相与共成之。时嘉靖丙申上元吉旦，锡山后学秦汴思宋甫述。”末有六行题名：“姚江王平，塾宾杨详，钮泰同校，同邑秦鋈，陈銮同誉，何其等刊”。可见秦汴是以所购宋刻为底本，并取当时流行的华氏会通馆印本校勘，做了去重、统一出处等工作，会同王平等六人，花费一年时间方刊成此书。而且当时家中另藏抄本别集三十卷，因不明其源流，姑置之待考，并未予以合刊。

次为《锦绣万花谷前集总目》、前集四十卷正文；《锦绣万花谷后集总目》、后集四十卷正文；《锦绣万花谷续集总目》、续集四十卷正文；《锦绣万花谷别集总目》、别集三十卷正文。皆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单鱼尾，每页书口上方镌“绣石书堂”四字，中间标“卷之×”，下方标页次及“前”、“后”、“续”、“别”字样；每一词条皆雕为黑底阴文的墨盖子，如前集卷之一“九关虎豹”等，即《考证》所称“白文黑质以别其标题”是也。卷中有“朱印彝尊”等印记；卷尾别集卷三十末三页因坏损有手补痕迹，并钤“臣攀龙印”，则亦为前面乾隆五十九年（1794）抄补序文的江州旧吏魏攀龙所为。

(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此秦汴刻本，为单本别集三十卷，一函八册，每册书衣分别以“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为编号，并有“抱恣藏”字样；书根处题册次、书名及类目，如第一册题“一，凡八，锦绣万花谷别集，天地、岁时”。

首为《跋锦绣万花谷后》，乃“赐进士第、福建都转运使、阶中奉大夫致仕，八十四翁东洛张恺撰”，半页八行十六字。跋曰：“……既官职方，镇山海，得抄本《锦绣万花谷》若干卷……犹惜夫考订之未工，誊写之多误，谓当一正之，未克也。秦子思宋……尝取是

^①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002页。

观之，抚卷兴叹。因叙正其纰缪，刊落其重复，增补其阙遗，锓梓以传，而属予纪其事……嘉靖丙申春正月谷旦。”据秦汴《考证》，他是以“坊间购得宋刻”为底本，并校过华氏会通馆印本；从张恺《跋》可知秦汴还看到了张恺所藏抄本，故秦汴当是在广校众本的基础上，重刊《锦绣万花谷》的。

次为《锦绣万花谷别集总目》，乃三十卷之细目。有“雁石过眼”之章，以及手写签条“嘉靖十五年丙申，即公历纪元后一千五百卅六年，距民国十七年计三百九十二年。”这是1928年翻阅过此书的一位原观览者的记录。

次为“锦绣万花谷别集卷之一”至“卷三十”正文，半页十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单鱼尾；各词条皆刻为阴文以及书口题字等，均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后无序跋。

(3) 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

《锦绣万花谷·别集》虽然不算僻书，但人们惯用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锦绣万花谷》，实出于明嘉靖秦汴一百二十卷本，故止于前、后、续三集。如果查核别集资料，只能走访各大图书馆，甚为不便。其实早在199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已将明嘉靖秦汴一百五十卷本缩印出版，此本除前、后、续三集各四十卷外，还带有别集三十卷。可惜印数只有一千五百册，连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无收藏。笔者于2007年夏末秋初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做交换研究员，方在其图书馆中觅得此本。

该本前有牌记“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原书版框高一八五毫米、宽一三〇毫米”；次为潘承弼先生所撰《影印〈锦绣万花谷〉序》；次为影印本新整理的《目录》。嘉靖本各集卷前旧有细目，但经核对发现多有脱漏及倒错，而此已为补全乙正。其后，将嘉靖本分为上下两栏缩小影印，首为淳熙十五年《锦绣万花谷序》、秦汴《考证》、“姚江王平”等校刊题名，次为《锦绣万花谷》之前集、后集、续集各四十卷以及别集三十卷的《总目》及正文。行款特征均同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书末为张恺《跋锦绣万花谷后》，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秦汴刻本置于《别集总目》之前有异，当以此书次序为正。后附《〈锦绣万花谷〉引书索引》，方便读者查找资料。

5、小结

综上所述，《锦绣万花谷·别集》传世的最早版本为宋刻本：一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乃与前集、后集合编，残存“卷二十四”一卷；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乃别集单编，三十卷仅缺卷“二十四至二十六”三卷。

上海图书馆藏“卷二十五”一卷，原著录为“元刻本”，但芳村弘道先生认为亦系宋刻本。

以上三个本子行款均为十三行二十三字，仅书口为“白口”、“细黑口”有细微差别，

且皆有类目前冠以花鱼尾的做法；北京大学藏本前有别集三十卷的细目，其“卷二十四”的条目与国家图书馆藏残本“卷二十四”内容完全一致，说明它们的编卷分类相同。显然这三本有着很接近的渊源关系，其中北大藏本最全；若将它们合并，则别集的宋刻本仅缺“卷二十六”一卷而已。

明嘉靖十五年（1536）秦汴绣石书堂以所购宋本为底本，取校华氏会通馆印本以及张恺藏抄本等，重新正讹、去重、补缺，刊刻此书。初刊成前集、后集、续集各四十卷^①，并自撰《考证》置前，还请张恺作《跋》附后。后又将家中所藏，起初因“抄白无征，姑有所俟”而未敢同刻的别集三十卷，付梓加入，合成四集一百五十卷本行世。故今存秦汴绣石书堂刻本《锦绣万花谷》，有一百二十卷、一百五十卷两种传本。

秦汴所刻别集底本乃一抄本，该抄本是突兀而出，还是渊源有自？比较一下宋刻本三十卷的类目，便可得而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别集三十卷虽然残缺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这三卷正文，但卷前保留了完整的三十卷《别集目录》。我们比对之后，发现秦汴刻本别集三十卷所分类目以及其下开列的词条，与该宋本基本一致，仅个别地方有异文，如卷一第四类，宋刻本作“星”，秦汴刻本作“星辰”；卷二第一类，宋刻本作“电雹”，秦汴刻本作“雷雹”等等。因此可以断定秦汴刻本别集三十卷基本保留了宋本之旧，并不是明人仿旧例新编的本子。

因宋刻本别集三十卷，并无全本存世，合诸残本可得二十九卷，但尚缺“卷二十六”一卷，故秦汴绣石书堂所刻别集三十卷就成为传今保存最完整的本子了。

通行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锦绣万花谷》乃前集、后集、续集各四十卷，若需查找别集三十卷的资料，除了各大图书馆所藏明嘉靖秦汴一百五十卷刻本外，199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是方便利用的新整理本，可惜印数有限，流传不广，今天仍有重印的必要。当然，若有以宋本为底本，校以诸明刻本、印本、清抄本之新的整理本则更为理想。

下面，我们简单谱叙《锦绣万花谷·别集》的版本源流如下：

宋刻本别集三十卷（与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合编或单行，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本二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残本一卷）



明嘉靖秦汴绣石书堂刻本之合前集、后集、续集、别集一百五十卷者



199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明嘉靖秦汴绣石书堂四集一百五十卷本

^① 芳村弘道先生将今传诸本《续集》四十卷所列门类进行仔细排比，指出它们差异较大，实分属三种不同系统：一为宋版卷首单行十三行本（东洋文库本等，明会通馆本同），二为宋版卷首跨行十三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本），三为秦汴本。秦汴本大概是以系统二为基础，参考了系统一，“参互考订”编辑而成的；但可能其所依据的宋版就是如此编排的。并指出秦汴本与其它系统的本子相较，所收的条目脱略较多。见《唐代的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38—641页、617页。

《锦绣万花谷·别集》的体例、内容

从前面一节对《锦绣万花谷·别集》传本的考察，我们已经了解在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无名氏作者最初编纂《锦绣万花谷》这部类书的时候，只有四十卷，分为“二百二十八门”^①。今传后集、续集各四十卷则出于其后，别集三十卷当更为晚出^②。此《别集》应与后集、续集一样，是在《锦绣万花谷》各编陆续刊刻行世反应良好的情况下，书贾们为逐利，遂募员仿旧例别编的。而且到了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明嘉靖十五年（1536），秦汴绣石书堂重刊《锦绣万花谷》，起初也只据宋本推出了前、后、续三集一百二十卷，不知隔了多久，才将家藏抄本别集三十卷付梓。故别集的问世，与前、后、续三编显然有别，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连后世的重刻者秦汴对它的渊源所自也是心存疑虑，以至于做出付梓决定时思量再三颇为踌躇。

下面我们以保存别集三十卷最为全备的明嘉靖秦汴刻本为据，从《锦绣万花谷·别集》体例以及内容的角度，来看它与前、后、续三编的承继关系究竟如何。而原书一百五十卷类目繁多，为表述清晰计，我们主要举各集“卷一”内容为例。

前集卷之一，分“天、日、月、星、雨、祈雨”六类。“天”类下有“九关虎豹、磨蚁、银湟左界、金阶两阙、通明殿……”等二十八词条。每一词条下，摘录有关载籍文字，并注明出处，如“通明殿”条：“通明，玉帝殿名，常有红云捧之。坡诗云‘侍臣鹤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出坡诗注”。一般在某类目最后还会以“诗”为词条，下摘引唐宋人诗句，并署作者姓名或字号。如“月”类最末“诗”条，录杜甫“骤雨清秋夜”以及李白、周祖开、东坡、乐天、杜光庭、李若山、许致、胡汾、李构、舒亶、苏子美、李商隐等，计十三位唐宋人之诗句。

后集卷之一，亦分为“天、日、月、星、雨、祈雨”六类，与前集完全一致（卷二以下不同）。但“天门”下所列改为“天体、天形、天运、九天、四天……”等另外二十一词条，“诗”下亦是摘录唐宋诗句，并注明作者。

续集的各卷类目与前集、后集迥然不同，卷之一为“圣制、圣翰”，卷一五以下则皆为“类姓”。“圣制”门下列“歌南风、席四端为铭、大风鸿鹄歌、白麟天马歌、一札十行……”等三十五个词条。中还出现了与“诗”并列的“行”、“赋”、“赞”、“题咏”等条目，但“类

^① 芳村弘道先生引宋本之淳熙原序，《唐代之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42页，已见前。

^② 按：此次据明嘉靖秦汴刻本统计，前集凡二百五十三类（较淳熙原序所称“凡二百二十八门”已有增益，当是书贾编刊后集、续集等时所为），后集三百三十类，续集七十八类（其中卷一至四计五十二类，卷一五至四〇则皆为类姓，别集则为一百九十九类，与《四库全书总目》“前集凡二百四十二类，后集凡三百二十六类，续集自一卷至十四卷凡四十六类，自十五卷至四十卷则皆类姓”有异。因秦汴刻本卷前细目多有遗漏，当以正文类目为准。

姓”各卷则无引诗。^①

别集卷之一则与前集、后集类似，分为“天、日、月、星辰、风、雨、雷、雪、霜、雾、露、虹”十二类，“天”类下开列“九垓九陔、铜仪、南高北下、天运三变、闔宇辟宙、一昼夜而天运周、质直皓白、鸡子幕、东南鸣、诗”十个词条，“诗”下引蓝采和、韩愈、杜甫、李白诗句。

我们看到“天、日、月、星、雨”等类目，虽然多集复出，但所收词条各不相同，应是递相补续。这点杨守敬已经指出：“实是前集有不尽者复载于后集，续集、别集皆然”。^②可以说别集的各卷分类与前集、后集颇为接近（续集则与各集有较大差异），只增加了个别特殊的门类，如“奇字训释”、“取譬精语”等；其次，在类目词条之下编录相关文献资料的总体做法，与前、后、续三集并无二致，不过“唯前三集书名多注每段之末，别集则书名皆出于其首”^③，倒有些差异。

既然别集属于晚出之书，当是沿袭了前三编的体例，在旧编既有的框架内，稍作扩充，继续存录了大量的南宋后期之前的文献资料。仅从形式上看，将别集与前、后、续三集合为一编，并不显得多么另类。

另外，《四库全书总目》曾经指出，“别集为后人所续增，不在原编之数……又其书既成于淳熙中，而‘纪年’类载理宗绍定端平年号，‘帝后诞节’类载宁宗瑞庆节、理宗天基节诸名，并称理宗为今上，是当时书肆已有所附益，并非淳熙原本之旧矣。”^④

它所提到的“纪年”类、“帝后诞节”类分别见于：

前集卷九“陵庙纪年”，“大宋”目下列“艺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今上”。“今上”下小字云：“昀，宁宗子，宝庆、绍定、端平，亿万斯年。”所指即理宗。

前集卷四〇“帝后诞节名”：“圣朝”类下亦开列“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今上”。“今上”下小字注：“甲子正月五日生，为天基节”，即理宗生日。

也就是说即使是出于孝宗时作者原编的前集，也已经有了理宗（1225—1264）时人增改的痕迹。理宗的年号尚有“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既然出现了“端平”年号，说明改动者当生活于端平年间（1234—1236）或其后。那么在理宗后期，有人仿前三集体例，新编别集附于原编行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查别集的类目，尽管有“皇后”、“太子”、“宗室”、“宰相”、“参政”、“枢府”（见卷

^① 续集所分门类，今传本有三种不同的编排，《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638—641页、617页，已见前；此处所据乃明嘉靖秦汴刻本。

^② 《日本访书志》卷一一，已见前。

^③ 同上。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锦绣万花谷提要》，已见前。

六)等,可惜所引皆为先秦汉魏晋唐北宋的旧籍,反应不出它成书的时间下限。

不过笔者发现别集屡屡摘引南宋江湖诗人“戴石屏”的诗作,戴复古(1168—1248?或1250?)^①,号石屏,黄岩(今属浙江)人,历孝、光、宁、理宗四帝,卒于淳祐八年或十年。仅凭这点亦可以说明别集的编刻最早也在理宗之世。

再从《锦绣万花谷》存录的资料看,其所收唐诗的情况姑置不论,仅据笔者熟悉的《全宋诗》利用《锦绣万花谷》之前集、后集、续集一百二十卷,收录了可观的宋代诗人集外佚诗以及名不见经传的中小诗人的零星诗作的实情而论,前三编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那么别集三十卷,它所保存的是否也是时代较早的资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宋诗辑佚价值呢?最为有力的证据无疑是我们此番辑佚的成果了。

《锦绣万花谷·别集》所保存的宋代佚诗

《锦绣万花谷·别集》三十卷,每卷皆摘引了大量的唐宋人诗句,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绝大多数为名公时贤所作,已见于各家文集所载。不过,仍有不少佚诗佚句层现迭出,映入眼帘。经过笔者一个多月的阅读、摘选、查佚、复核,目前已整理出不见《全宋诗》载录或《全宋诗》所录不全的佚缺诗七十七首(句),涉及王禹偁、石懋、辛夤逊、释祖可(僧正平)、晏殊、廖正一、石延年、陈元老、滕白、孙仅、杨徽之、杨绘、曾肇、陈充、丁谓、释士珪(桂粹中)、洪朋、朱服、曾纡、孙何、胡直孺、刘延世、刘旦、汪洙、李彭、刘长因、李清臣、吴开、傅翼、无名氏、杜默、赵希迈、张球、刘攽、钱易、戴复古、释怀古、沈括、张商英、邵雍、黄庭坚四十一位诗人,其中汪洙、刘长因、无名氏、杜默、张球五家是《全宋诗》失收的作者,俱可为《〈全宋诗〉补正》所利用。为节省篇幅计,查考所得诸篇佚作拟另文发表,此略。

结 论

——《锦绣万花谷·别集》编刻于宋代,具有与前集、后集、续集同样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前面各节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

1、《锦绣万花谷·别集》三十卷的宋刻本今尚可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卷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二十七卷本;而上海图书馆著录的元刻本存一卷,也应该改作宋刻本。虽然都是残缺不完之本,但是它们都符合宋版特征,说明别集早在宋代就已经刊刻行世。

^① 张继定《戴复古生卒年考辨》,《文献》2003年第1期,第87页。

2、别集三十卷的卷目分类，条目及文献资料的编排摘录方式与前集、后集、续集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它的编纂者有着刻意模仿前编体例，欲与前编合成一部全书的主观愿望。

3、别集三十卷保存了大量的唐宋人诗作，从查考的结果可知其中有四十一位宋诗人的七十七首（句）诗作，《全宋诗》或失载，或所录不全，这与前集、后集、续集对《全宋诗》辑佚所起的作用几乎旗鼓相当，可视之为最过硬的内证。说明别集所摘引的文献资料并非晚出，应当是南宋后期理宗端平以及之前的文本，其辑佚、校勘价值，无疑值得珍视。换言之，倘若别集是明人所编，那它所保存的佚诗数量将大打折扣。

4、《锦绣万花谷》在明代曾数次重印、重刊，但带有别集三十卷的，唯有嘉靖间秦汴绣石书堂后刻的一百五十卷本。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断：

1、别集的编刻当在宋代，但不是出自孝宗淳熙时佚去姓名的那位原编者之手。

2、很可能是理宗时书肆之人根据市场需求，重新刻印前集、后集、续集行世，其后，又募人模仿原书体例编制此别集，另行付梓，但行款格式方面就发生了细微变化，并无意于同前编保持一致。

3、明嘉靖十五年（1536）秦汴重刻《锦绣万花谷》，只据宋本刻印了前集、后集、续集三集，别集则犹疑未刻。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重印前三编时，才将抄本别集付梓，但没有另外撰写序跋说明。故明秦汴刻本今传有前三集者，有别集单行者，有四集合行者。

4、虽然秦汴在嘉靖十五年（1536）重刻《锦绣万花谷》前三集时，没有看到别集的宋刻本，他后来据以刻梓的别集仅仅是个抄本，但别集决不可能是嘉靖十五年之前的明人所编，因为秦刻本别集的内容与今传宋刻本完全相同，说明他收藏的抄本确实源自宋刻本，而非无所依凭。

综上所述，《锦绣万花谷·别集》与前、后、续集一样，也是南宋人所遗，与前三集具有不相上下的文献价值，尤其在宋代诗歌的校勘、辑佚方面，理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

（日文版《〈錦繡萬花谷〉別集の編輯出版とその中の宋代佚詩》，原刊《橄欖》第16輯，日本宋代詩文研究會，2009年3月。中文刪節修訂版見《文史》2009年第三輯，中華書局，2009年8月。又見《北大中文學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